

# 桃源的失落與重構

——朱天心〈古都〉的敘事特質與多重義旨

陳 翠 英\*

## 提 要

朱天心〈古都〉一文藉由多重的時空向度、繁複的文史典故開展對自我、族群、歷史、城市的多元省思。歷來評論者針對該文的內蘊義旨已多所闡發，惟對於小說的敘事策略、藝術經營猶有論述空間。本論文嘗試掌握文中的核心典故——陶潛〈桃花源記〉、川端康成《古都》，藉由剖析小說的美學技巧，以「桃源」意象為探究焦點，剖析敘事者如何或隱或顯地運用「桃花源」此一文化符號，備述歷經桃源「歸人」、「過客」、「棄兒」等多重身分認同歧異的過程；並闡釋文中如何翻轉、延伸、擴增乃至顛覆「桃花源」意象，賦予其相反相成的弔詭意涵，開展「桃源」輾轉相寄的生命軌跡，從而彰顯敘事者既屬「桃源精魂」又復為「偽武陵人」、在歷史失憶／拾憶與原鄉離去／歸來之間錯綜徬徨的流離情結。

**關鍵詞：**古都、老靈魂、桃花源、棄兒情結、弔詭

本文 95.02.15 收稿，95.04.26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The Peach Blossom Paradise Lost and Regained: The Narrative Devices of Zhu Tianxin's "Ancient Capital" and Its Multiple Meanings

Chen, Chui – Ying\*

## Abstract

In "Ancient Capital" (古都), Zhu Tianxin (朱天心) employs the device of multiple space-temporality and sophisticated cultural allusions to undertake multi-faceted reflections on the self, ethnicity, history, and the city. Previously scholars have done a lot to explicate the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work; nonetheless, much remains to be said about its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aesthetic techniques. In order to dissect its aesthetic techniqu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ction's central allusions, namely, Tao Qian's (陶潛) "Taohuayuan ji" (桃花源記) and Kawabata Yasunari's (川端康成) *The Old Capital* (古都). I concentrate on the central image of the "Peach Blossom Shangri-la" (桃花源) to reveal how the narrator, either overtly or covertly, uses this cultural symbol to describe the processe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dentification that she goes through: from a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erson returning to the “Peach Blossom Shangri-la,” to a pure passer-by, and finally to a state of being abandoned. I demonstrate how the transformation, extension, broadening and even deconstruction of the “Peach Blossom Shangri-la” image is undertaken by Zhu to infuse the image with a paradoxical quality of both being contradictory and complementary. In the end, my goal is to lay out the twisted yet interconnected processes of the image’s life-path in “Ancient Capital.” I contend that the narrator is both an embodiment of the “Peach Blossom Shangri-la” spirit, and a fake “Wuling fellow”(武陵人) at the same time; that she displays a distinctively diasporic complex entangled with the loss and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 as well as the exile from and the returning to a homeland.

**Keywords:** “Ancient Capital”, old souls, Peach Blossom Shangri-la, abandonment complex, paradox





# 桃源的失落與重構

——朱天心〈古都〉的敘事特質與多重義旨

陳 翠 英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你再也沒去了。」

「江畔並無良田美池桑竹之屬，……但是這是哪裏？月迷津渡，霧失樓臺」

（朱天心〈古都〉①頁201、231）

朱天心〈古都〉一文中，迤邐綿延幽深多重的記憶叢林，敘述者在臺北——京都之間顧盼游移，或光景繽紛，或秋陰蕭颯，其間迭經生命流變，從青春情事到中年懷舊，從權力批判到身份認同，故鄉與他鄉，回憶與遙想，性別、族群、歷史、空間與身份，從遠古的臺北、自己年少時的臺北一直談到中年面對「作古」的臺北，在不同的時空座標之中呈現臺北的多重風貌，流露兼具傷情、愧疚、乃至怨懟的錯綜情懷，在在呈現內在心靈的流離與徬徨，建構錯綜糾葛的生命版圖，文本也開展了壯闊累疊的時空向度。

## 一、前言：閱讀〈古都〉的多維向度

〈古都〉自一九九七年發表迄今，正如文本豐富多義，相關論述也多音齊鳴，蔚爲大觀，<sup>②</sup>其面向涵括記憶、空間、歷史、認同等犖犖大端的多重議

① 本文所引用爲麥田版《古都》（臺北：1997年）。

② 有關〈古都〉研究書目參見印刻版《古都》（2002年6月）〈附錄〉以及本文所引相關論著。



題，如沈冬青綜論全篇時空結構及要旨，著重文章脈絡、敘述策略；③或探討記憶，如王德威剖析朱天心「老靈魂」作為「時間逐客」、「歷史遺民」的日暮途窮；④駱以軍綜述《古都》全書記憶書寫的特質；⑤黃錦樹綜論朱天心創作心路歷程、作品風貌以及〈古都〉的政治意識型態、美學信仰、價值守則等；⑥梅家玲概述記憶之旅、家國想像；⑦唐小兵論述小說風貌及美學；⑧彭小妍從「今昔之比」的角度彰顯〈古都〉是書寫臺北的「地理和歷史的故事」，除了從歷史脈絡闡析〈古都〉所運用的大量歷史典故，更兼重地理風貌的變遷，強調敘事者觀察時空的多重觀點，探討作者如何將臺北地理空間的描述，轉化成對臺灣史的反思；並兼重剖析〈古都〉的寫作策略及美學風格。⑨桑梓蘭則側重臺北作為全球都市的觀點，探討〈古都〉對環保、左翼論述以及建築的關懷。⑩其他或剖析“創傷記憶”與“重新記憶”、⑪或側重政治、身份認

③ 沈冬青：〈故鄉永恆的過客——探索朱天心的「古都」〉，《幼獅文藝》528期，1997年12月，頁21-31。

④ 「老靈魂」一詞乃朱天心：〈預知死亡紀事〉（收入《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的語詞；王德威即以此意象剖析《古都》敘述者的心靈世界，見〈序論：老靈魂的前世今生〉，收入麥田版《古都》，頁30。張大春亦有討論，收入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序。

⑤ 駱以軍：〈序：記憶之書〉，收入《古都》，頁33-43。

⑥ 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收入氏著：《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2003年1月）。

⑦ 梅家玲：〈評《古都》——記憶的追尋之旅〉，《中國時報：開卷週報》，1997年6月12日；〈八、九〇年代眷村小說（家）的家國想像與書寫政治〉，收入氏著：《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2004年9月），頁159-189。

⑧ 唐小兵：〈《古都》·廢墟·桃花源外〉，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2000年），頁391-402。

⑨ 彭小妍：〈朱天心的臺北——地理空間與歷史意識〉，收入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413-444。

⑩ 桑梓蘭：〈《古都》的都市空間論述〉，收入李豐楙、劉苑如主編，同前註，頁445-480。

⑪ 參見劉亮雅：〈九〇年代女性創傷記憶小說中的重新記憶政治〉，《中外文學》第31卷，第6期「吳潛誠紀念專號」，2002年11月，頁133-157。



同；<sup>⑫</sup>更有將〈古都〉與相關篇章置於作者其他文本網絡，作一整體觀照；<sup>⑬</sup>以及學位論文、<sup>⑭</sup>側重以西方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視域切入的網路評論等。<sup>⑮</sup>因此〈古都〉無論是置於當代小說史的脈絡，抑或作家自己的書寫歷程，皆儼然具有指標性的意義。<sup>⑯</sup>

〈古都〉起始即奠定「懷舊」的基調，「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頁151），像樂章的序曲，點出「記憶」的主題，繼而以七段「那時候……」加上由音樂衍生的年少情事，<sup>⑰</sup>展開一連串記憶的追溯。從天空、綠樹、心靈世界到時代氛圍，或有大時代的宏觀時局，或有個人私密情事的反射自思，「那時候」是什麼時候？是青春芳菲，是政治尚未解嚴、民主猶待萌芽，土地尚未沾染貨利，無論是自我、人情（涵括性別認同）（1.5.6.7.8）、生命情調（3）、工商業化與都市景觀（4）、生態環境（1.4.6）、政治立場（3）、時代氛圍（1.2.7），遠去的夢境圖像一般紛紛來到眼前，多重關懷層層交疊糾結，敷演今昔對照的詠嘆曲調。

朱天心多部作品皆呈現對過往、記憶的執著，《我記得》、《時移事往》、《昨日當我年輕時》，相對於前述的純真年代，嗣後流年轉換帶來的是中年初

<sup>⑫</sup> 廖朝陽著，王智明初譯：〈災難與希望：從《古都》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看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2001年9月，頁1-36。

<sup>⑬</sup> 王德威、駱以軍、黃錦樹；同註④、⑤、⑥。

<sup>⑭</sup> 吳雅慧：《朱天心小說中的時空座標》，中興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1年7月。

<sup>⑮</sup> 參見印刻版《古都》附錄二〈《古都》相關評論、訪談索引〉所引陳怡華、楊如英、單維彰等網站；以及李鴻瓊、陳儀芬、周俊男、蔡佳瑾、儲湘君等人的網站資料：<http://140.112.2.84/~cliao/capital/>。

<sup>⑯</sup> 王德威：〈序論：老靈魂的前世今生〉即認為〈古都〉「無論就題材及氣派來說，這篇作品都可視為朱天心近十年來創作的重要盤整。」收入麥田版《古都》，頁26。

<sup>⑰</sup> 此段文為「……同樣一個星星的夜晚，……A說，『不知道同性戀好不好玩。』你沒回答，……兩具十七歲年輕的身體。」（頁152-153），其意仍在回憶往昔與“A”的年少情誼，除了延續前面七段的“記憶”主題，更引出全篇與A相得相離的情緣流轉，自當歸為全文主題之一，茲列為第八段記憶。

老、記憶流失、江山沈淪，乃至人事全非，一切無可尋覓。天人五衰、不僅留不住自己，中年之後的臺北巡禮，更是在在充滿「驚慟」（頁168）、「驚駭」（頁169）、「哀悼」（頁190）、而至「能走的路愈來愈少」（頁184）。〈古都〉處處再現舊時場景，然而浸染歲月風霜的臺北已非昔時容顏，斷井頽垣，衰敗腐朽，資本主義洗禮後的墮落，從地理景觀到心靈空間佈滿「廢墟」意象，<sup>⑮</sup>從此只能供在記憶的靈堂，憑添心驚悵惘。敘述者絮絮叨叨說彼平生，召喚過往美麗回憶，也彰顯對當下的嫌惡，今之視昔，年少臺北成了一面折射的鏡子，斑駁蝕落，鑑照爾後臺北的種種不堪，濃烈的懷舊意緒鋪排而來，貫串全篇。

在時間的長流之中懷舊憶往，或是慨嘆今不如昔，其實往往是生命的普遍本質，正如社會學家所指出，

我們也仍然有一種基于記憶的幻想，就是通過這種幻想，我們中的許多人  
都使自己相信：今天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特別是與我們的童年和青年時  
代相比，有些色彩單調，興味寡然……<sup>⑯</sup>

「懷舊」意味著生命的失落、轉折乃至斷裂，此一主題尤為朱天心寫作轉向之後的普遍關懷。<sup>⑰</sup>敘述者即曾一再自問：「這，難道又只是人或民族必定會有的中年懷舊？」（頁190）、「難道你只是像很多初老的人一樣，不知不覺掉

<sup>⑮</sup> 〈古都〉中即有「美麗廢墟」一詞，頁185。黃錦樹指出朱天心的書寫「在遺忘與記憶的辯證推衍中，都市是心靈的廢墟」，〈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收入龔鵬程編：《臺灣的社會與文學》（臺北：東大圖書，1995年），亦收入麥田版《古都》，頁254。唐小兵：〈〈古都〉？廢墟？桃花源外〉文中亦提及林耀德的「都市廢墟本質論」，同註⑧。

<sup>⑯</sup>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48. 中譯（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頁85。

<sup>⑰</sup> 張大春、黃錦樹皆指出此一特質：張大春「她對探索時間所消磨的一切事物……抱持了多麼濃烈且專注的興趣」，〈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裏的時間角力〉，收入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7。黃錦樹，同註⑥，頁235。



進懷舊的陷阱罷了？」（頁 198）再如對於與 A 相約，也喚起種種患得患失、害怕初老的矛盾情懷。<sup>②①</sup>

然而〈古都〉的懷舊，卻在普遍的生存課題之外，指向更深沈而多重的意涵。開篇揭現的連環失落涵括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土地（敘述者與臺北）的斷裂；更進而思及人與歷史（臺灣、中國）的疏離。「那時候」諸段引文未必在後文中一一作嚴密的呼應，卻仍似關鍵音符累累成串追索，蓄積龐大強烈的回憶追思，洶湧澎湃，頻頻撞擊讀者的心扉。張竹坡評點《金瓶梅》曾以「一噴壺水」比喻《金瓶梅》首回的提挈作用；<sup>②②</sup>此一〈古都〉序曲也彷彿預含失落的契機，揭開了敘述者的滿腔失落，萬斛泉水般傾瀉而下，漫溢橫泗，挹注在全篇書寫之中。於是女女相慕卻異性相親，年少情事件隨國家大業，戀戀家園又亟思遠行，嫌惡原鄉又渴求認同；重重情思糾結錯綜，關懷的面向除了個人情緣起滅，也涵括都市景觀、建築等物理空間以及歷史、人文、政治、族群等社會空間，文章開展溯源之旅，探尋臺灣在歷史中的定位與游移，更聲聲扣問個人身份的認同與辯證。

古都關涉的面向如此弘闊深遠，上述研究或著眼於整體而未遑顧及細節，或強調部份意識型態而未盡周備，因此儘管已是眾說紛陳，百家爭鳴，迄今作者、論者似仍延續多音交鳴、角度分歧的對話。例如朱天心發表〈古都〉多年之後仍就〈古都〉所關涉的問題拋出重重質疑；<sup>②③</sup>學者的評述後繼不絕，<sup>②④</sup>相

②① 沈冬青指出，「A 的出現也許就像一面鏡子，屆時已近中年的自己將無所遁逃，必須面對自身的變化」，同註③，頁 25。

②② 第一回回評：「一部一百回，乃於第一回中，……又如一噴壺水。要在一提起來，即一線一線同時噴出。」明·笑笑生原著，秦修容整理：《金瓶梅會校會評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②③ 《古都》印刻版〈新版說明〉，頁 44。在〈說明〉中朱天心自述「我希望這是我對類此話題的最後一次發言」；然而其後朱天心〈我不愛臺灣〉一文在憂心臺灣的稅制不公、環保倒退、農業凋蔽以及勞工、族群等問題之外，仍有「不要叫我回哪裏哪裏」之慮，參見《中國時報》，2004 年 4 月 22 日。

②④ 例如楊翠在近作中引述〈古都〉以論辯朱天心的認同取向，參見〈建構我族，解構他族——朱天心的記憶與認同之旅〉，《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國家臺灣文學館主辦，2005 年 10 月。



關意識型態的解讀也仍然落在不同方向。「故鄉永恆的過客」一詞即有弔詭意涵；<sup>25</sup>「建構」、「解構」<sup>26</sup>之間，又是否壁壘分明？凡此皆在「不認同」與「不被認同」之別、「離去」與「歸來」之間糾結未已。從表現手法觀之，〈古都〉意象繁複多端，大量的典故、互文運用，歷史、音樂、電影、植物、建築等，堪稱千絲萬縷，層層疊疊，細細鋪成一張生命之網，密緻斑斕，又像多重交鳴的樂章，嘈嘈切切，閱讀〈古都〉，彷彿開展一波波的記憶漣漪，迴蕩不已，讀者實亦難抑魂牽心繫而亟思追其蹤躡其跡。其錯織如錦的多重結構，一針一線打造的記憶堡壘，如此堪稱嘔心瀝血的「偽百科全書敘述模式」，<sup>27</sup>其龐大的創作動力，化爲迂迴轉折、反覆辯證的聲聲扣問，成就豐富的美學風貌，其意涵亦非單一面向或兩極化的評論所能概括，因此有關敘事觀點以及文學典故的運用，或明或顯皆攸關全篇要旨，毋寧是解讀文本的關鍵所在。在衆聲爭相探究辯詰其文化意蘊之外，從敘事策略入手，尋繹其中的文心運作、美學表現，或能進一步釐清此中錯綜萬端的生命課題。<sup>28</sup>

## 二、文學美學的詮釋徑路：以「桃源」意象為核心的考察

### （一）〈古都〉的敘事觀點、意識流、後設技巧與平行法則

<sup>25</sup> 沈冬青，同註③。

<sup>26</sup> 楊翠：《鄉土與記憶——七〇年代以來臺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第三章第四節〈建構我族·解構他族——朱天心的記憶與認同之內外辯證〉，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7月，頁210-234。楊翠，同註④。

<sup>27</sup> 張誦聖：〈絕望的反射——評朱天心《古都》〉，原載《聯合文學》第13卷第10期，1997年8月；後收入氏著：《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頁212。王德威亦有此說，同註④。

<sup>28</sup> 沈冬青、彭小妍、桑梓蘭的論文對〈古都〉的表現技巧皆有所剖析，王德威也強調〈古都〉的美學風貌，學者已論及的部份本文不擬贅述。



〈古都〉採用現代小說常見的第三人稱敘事觀點與意識流表現手法，此一敘事角度本來就有後設的批判作用，敘述者時時跳脫文本作內在自我省思、自我觀照，<sup>29</sup>正如學者所析，「你」時或和過去的自己、時或和現在的自己對話，<sup>30</sup>臺北滄桑、臺灣歷史也被納入時代脈絡。試看下列文字：

你們總是說出城就出城，坐那世紀第一年就完工的鐵路的話……那時的北門尚未被任何高架路凌虐，你們輕鬆行經它旁邊，便像百年前的先民一般有出城的感覺，經鐵道部門口，在泉一丁目搭車，一刻鐘不到就到差不多十五年後飆車揚名的大度路。（頁 153）

在一段敘述之中，刻劃了少年出遊的軌跡，然而回憶的方向並非單線前行，而是在不同的時空座標穿梭跳躍，今昔相映，對照出臺北市的變遷，「世紀第一年」、「百年前的先民」，「在泉町一丁目搭車」，類此敘述開展長遠的時間軸線；嗣後被高架路凌虐的北門，十五年後飆車揚名的大度路，則指向沈淪墮落的改變。類此具有懷舊情懷及批判作用的後設觀點奠定全文的風格與基調，而結合了意識流的敘事技巧，益增文本的繁複多端，不類壺水傾瀉時——清晰可辨，而是萬斛愁緒交結糾纏。再以下列一段文字為例：

那略帶藥味兒的幽甜，屢屢勾起好多清晨匆匆趕著通勤和送小孩上學的媽媽們的惆悵，好想能像曾經的好些年的九月一樣有學可上，……一切都是新的未知的因此充滿了無限的可能，……規定之外卻全都可以全都自由，真正的自由……你們就充分使用著這種自由……（頁 157）

先是道出一個母親中年初老的失落，為稻梁謀、為子女憂，青春不再，弦歌中

<sup>29</sup> 例如學者即以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為例剖析第三人稱敘事觀點。參見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Seventh Edition, Heinle & Heinle, 1999. pp.234-236。

<sup>30</sup> 黃錦樹謂此為「假擬的集體性」，前引書，頁 113-114；劉亮雅認為「第三人稱敘述者『你』的重新記憶是要力抗記憶被否定消弭」，同註<sup>29</sup>，頁 148；彭小妍則指出「你」製造美學上的距離效果、形成人類學上「參與觀察者」的作用；同註<sup>29</sup>，頁 422-423；434-438。桑梓蘭認為敘述者「處於自我審視和私語的狀態」，同註<sup>29</sup>，頁 451。



輟，<sup>①</sup>“學子”身份永遠失落；再由“學子”身份回想，做為一名學生曾經大街小巷行遍各地，四處遨遊海闊天空；然而筆鋒一轉，彼時少艾的自由卻幾近童駿懵懂，少數先知先覺的光彩和苦難——例如加入奉獻運動、或有個當年事變受難者的父祖輩、或認真閱讀《自由中國》、《大學雜誌》並因而啓蒙等……自己未曾與焉，「你們與周遭大多數的人一樣對上述種種一無所知」（頁 158），「自由」意味著歷史的失憶、「政治正確意識」的匱乏，人生的軌道千迴百轉，不知何所適從；如此隨說隨掃，其中隱含了自我辯解，甚至對政治權力場域的錯綜游移有所質疑。文中一再出現「老靈魂」、「白鬍髯」意象，靈魂至於「老去」乃至化為「鬍髯」，即是強化了無常之感，也彰顯內在自我的反思辯證：

你望望身旁並肩在讀碑文的陳維英老靈魂（頁 189）

屆時，你與更多的老年楓香都將加入陳維英隊伍了（頁 190）

「你」在現實流蕩徘徊，竟然能夠與清時臺人陳維英並肩而立，乃至也將加入作古的「老靈魂」一族，因此無論是「偏你不信，老想不止兩次插足同一條河流，三千年了，不改」（頁 196），抑或「公園你大概有一百年沒來了」（頁 213），老靈魂在年少初老之間徘徊，形跡在臺北京都之間去來，莫不無限展延時空藩籬，甚而穿越生死界線以「十六歲的白鬍髯」（頁 226）、「苦楝樹下的白鬍髯」（頁 228）喻說心靈幻滅的自己，如此超越時空、拼貼今昔而近於魔幻寫實「夢幻感與真實交相滲透」<sup>②</sup>的表現手法，強化意識的無端流蕩、

① 朱天心：〈袋鼠族物語〉一文即是描述「人母」的多重失落，呈現對「人母」角色的關懷，如「她沒有生活」、「她沒有朋友」、「她、就死了」。收入：《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 163-185。有關袋鼠族的討論，參見吳雅慧，同註①，頁 75-78。

② 參見蔡源煌：〈超現實主義與魔幻式的寫實〉，收入氏著：《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臺北：雅典，1987年）：「魔幻式寫實便是融合現實與幻境，夢幻感與真實感交相滲透。……也經常涉獵人在時間的軌道上遊幻的經驗，忽而過去，忽而未來——交代人的記憶往往會隨時間沖淡而遺忘或變形。」，頁 199。



隨意遊走而無定向，在時間隧道中縱橫無阻，<sup>③③</sup>賦予敘述者一無阻攔的心靈空間，得以不斷進行穿梭古今，對自我、人生、歷史、家國等生存處境及課題開展多重視野及多元省思。在臺北回憶年少閃亮飛揚的青春也憑弔年屆初老的多重失落；在京都眷戀依然如故的山川風物卻又時時顧盼臺北的舊夢新貌；繭蛹般層層包裹，形成類如「回」字形的後設結構。<sup>③④</sup>讀者因此也被納入敘述者的世界，參與評論，賦有重組時空以及批判的權利，<sup>③⑤</sup>從而豐富了文本的多重意涵。

## （二）文史典故運用以及「桃花源」意象的吊詭意涵

〈古都〉引用大量文學歷史典故，包括西方文學典故如文章篇首、文中引用的 I.V.Foscarini 作品、臺灣史、以及陶淵明〈桃花源記〉的反覆迴蕩、<sup>③⑥</sup>九段川端康成《古都》情節等。<sup>③⑦</sup>文章篇首以七段「那時候」所開啓、挹注的

<sup>③③</sup> 蔡源煌：〈意識流——剎那到永恆〉即描述作家運用意識流技巧，則筆下的人物「可以隨興之所至，天南地北地自由聯想，……人物的大腦就像穿梭於網上的蜘蛛。」同前註，頁 49。

<sup>③④</sup> 彭小妍剖析〈古都〉的後設技巧，從後現代的敘事模式指出其打破故事結構、藐視時間的線性定律、「故事中的故事」等。同註⑨，第五節，〈後現代小說與後設成分〉，頁 434-441。有關以「回」字形結構喻說後設小說，參見江康寧：〈元小說：作者和文本的對話〉、童燕萍：〈談元小說〉，二文皆收入《外國文學評論》1994 年第 3 期。郝譽翔亦曾以「洋葱般層層對襯包裹」形容〈古都〉的結構，參見〈一九八七年的逃亡——論朱天心小說中的朝聖之旅〉，收入氏著：《情慾世紀末——當代臺灣女性小說論》（臺北：聯合文學，2002 年 4 月），頁 127-128。

<sup>③⑤</sup> 彭小妍認為有「向與敘事者有共同經歷的人喊話的意思，以訴諸共同的回憶」，同註⑨，頁 423。

<sup>③⑥</sup> 就〈古都〉文脈觀之，川端康成的《古都》引用之後，方才大量出現〈桃花源記〉（頁 210）；惟本文所剖析的「桃花源」意象實則涵括多重時空，川端《古都》中的「京都」亦為廣義的「桃花源」，故在此以「桃源」意象為主，說詳下文。

<sup>③⑦</sup> 本文所引用版本同於朱天心〈古都〉所引，為志文版蕭羽文譯：《古都》（臺北，1988 年）。



連環失落，在文中化為節節散落的記憶，篇中十一段有\*記號的引文，各有結束上文開啓下文的作用，或反映內在心境；<sup>③⑧</sup>或為生命轉折之處，個人、族群、臺北、乃至全臺灣的記憶與歷史，重疊拼貼；<sup>③⑨</sup>更標誌個人方向抉擇；<sup>④⑩</sup>個人的生命印記和歷史扉頁彼此藤蔓般糾纏相生，迂迴不絕。

〈桃花源記〉的典故運用尤為全篇的核心意象。〈桃花源記并詩〉以武陵人發現、失落「桃源」為主軸，〈古都〉中，也蘊涵了追尋、認同、失落的主題，因而有若干相契之處。正如「桃花源」指向烏托邦、淨土的追尋／回歸、失落／永恆等課題，〈古都〉中對此一永恆文化符號的運用，不僅在小說的後半部份或藉修辭描述、或刻畫情境而大量鋪陳；全文更結合了隱喻、後設技巧，多重層次的轉化、延伸，彷彿樂章主題之有前奏、變奏以及重奏呼應，<sup>④①</sup>或幽或顯皆可援引作為廣義的〈桃花源〉意象；川端康成的《古都》以及大量的臺灣歷史，益增〈桃花源記〉典故的繁複義蘊，在在輻輳了個人身世、家國之感，不僅是敘述者個人的成長歷程、生命史，並且也擴及所處歷史時空的政治變遷。敘述者生於「桃源」，其後桃源變色，敘述者成了桃源棄兒，面臨認同的分歧徬徨，遂移情外境，京都不僅被輾轉賦予「域外桃源」的意涵，並且川端康成《古都》中原生／寄生的糾葛，也喚起敘述者更為複雜深情的眷顧。

<sup>③⑧</sup> 十一段引文中有五段再次或三次引用。例如頁 151、206：「我在聖馬可廣場，……我孤獨難耐」，在篇首即點出「失落」主題；頁 153、204：「淡水大雪」則藉由外在天候情境襯託內心的荒涼蕭索等。參見楊如英：〈多重互文，多重空間——論《古都》中的文化認同與文本定位〉，《臺灣文化研究網站》〈臺灣文化研究議題〉，<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4/4-6.htm>。

<sup>③⑨</sup> 例如頁 161、225、228 三次提及「穿過林投與黃槿，便是海」，將清末中法戰爭與個人少年出遊置於同一空間而相提並論，從而引出歷史記憶與失憶的反思。再如頁 164、205；頁 170 分別引用連橫《臺灣通史》、頁 205 引用藍鼎元等。相關論述詳下文。

<sup>④⑩</sup> 頁 218 引 Robert Frost：「林中分歧為兩條路，我選擇旅蹤較稀之徑，未來因而全然改觀。」

<sup>④①</sup> 沈冬青喻為「主題音樂」，同註<sup>③</sup>，頁 28；彭小妍，「反覆樂句 (repetition)」，同註<sup>⑨</sup>，頁 439。



正如學者所說，桃源之尋是永遠的生命課題，<sup>②</sup>〈古都〉對〈桃花源記〉的運用，敘述者既是桃源人也是武陵人，<sup>③</sup>這避亂的土地不是武陵人所見、時空凝駐的封囊，而是恆在流變之中。王德威先生喻說朱天心寫作像在織布，織了又拆，<sup>④</sup>本文的寫作方向，即側重藉由其美學經營、修辭策略以切進敘述者的內心世界，探討〈古都〉如何翻轉、衍生乃至顛覆「桃花源」典故，賦予其相反相成的弔詭意涵。<sup>⑤</sup>期能抽繹層層繁複的意象，細剖其綿綿縈逗、如春蠶吐絲般的萬縷情愫，從而彰顯敘述者出走／回返、過客／歸人等諸多錯綜糾葛的流離情結。

### 三、歸人／過客、故鄉／異鄉、失憶／拾憶： 「少年桃源」的雙重面向

〈桃花源記〉的典故自〈古都〉後半部份才開始出現，然而綜觀全文既是建構在「出走／回歸」的逡巡移游基調上，掌握意識流所開展的拼貼時空特色，「桃源」意象毋寧貫串全篇，以前奏、變奏乃至重奏的方式反覆迴蕩，直至終章。

〈桃花源記〉已為永恆的文化符號，歷來相關研究至為豐富，在此固無庸贅述；惟以其雜糅神話傳說、文人意想、寓說寄託，造就多音多義的豐富內

<sup>②</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頁489。

<sup>③</sup> 從地理位置來說，桃源亦當在武陵境內，參王叔岷師：《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1月），頁507；袁行霈，同註<sup>②</sup>，頁483；此處乃依據文意而有所區隔。又，文中敘述者後來其實應是「偽武陵人」，說詳下文。

<sup>④</sup> 王德威，同註<sup>④</sup>，頁17。

<sup>⑤</sup> 樂蘅軍師曾在〈紅樓夢的弔詭寓境〉一文析論《紅樓夢》的弔詭寓境，參見臺大中文系第207次學術講論會講稿，1991年10月12日。本文由「弔詭」的角度析論〈古都〉的「桃花源」意象，乃深受該文啟發。江寶釵也指出，「武陵漁人入桃花源後不得重返，如此似乎反向點出現實缺憾之無可逃，這真是一個非常引人的弔詭(paradox)」，〈陶淵明《桃花源》的締造歷程與象徵意義〉，收入《國立中正大學學報》第2卷第1期，1991年，頁87。



涵，讀者領略各擅勝場，從「匱缺、幻滅」<sup>④⑥</sup>到「烏托邦」之論，<sup>④⑦</sup>諸說雖觀點相左，卻各得壺奧各有側重；〈古都〉文中反覆延伸、翻轉此一典故，毋寧也建構在〈桃花源記〉文本的多重義旨所致。

概析〈桃花源記并詩〉的基本質素，雖然桃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然而「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桃花源詩〉），桃源情境實展現一自生自足的動態歷程，約可涵括：避亂離塵—遺世忘年—怡然自樂—淳薄異源—絕境幽蔽。這些要素所建構的桃源境界被賦予烏托邦理想、樂園表徵，雖然桃源一旦被外人闖入，從此將樂園淳世封存，永遠閉鎖對外的通道而盡付寢湮蕪廢，徒留世人失落悵惘。然而悠悠千載之後，其曖曖光影仍溫潤可感，也像亙古以來散落的音符，漫漫長年之後仍迴蕩不已，召喚嚮慕者累世在塵網之中追跡輕風，永續探尋。朱天心在少作中即已透顯對桃源情境的企盼，<sup>④⑧</sup>〈古都〉正是或隱或顯、或略或繁地擷取〈桃花源記〉的不同面向，予以翻轉、擴增乃至全盤顛覆。

### （一）永恆的青春樂園

學者或謂朱天心的寫作「處處都是閉室恐懼的陰影」、有「鎖國恐懼」，<sup>④⑨</sup>如此誠然揭現其部份心結，然而這是唯一初衷嗎？〈古都〉敘述者回首過往的

④⑥ 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原載《中外文學》10卷10期，收入氏著：《解構批評論集》（臺北：東大圖書，1985年），頁21-38。楊玉成：〈世紀末的省思：「桃花源并詩」的文化與社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8卷第4期，1998年12月，頁79-100。

④⑦ 張亨師：〈《桃花源記》甚解〉，收入《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05年7月），頁67-85。

④⑧ 見朱天心：〈大城小景〉，收入氏著：《二十二歲之前》（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頁94。

④⑨ 邱貴芬：〈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收入氏著：《仲介臺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臺北：元尊文化，1997年），頁127。



起點是十七歲的年少歲月，就全文的脈絡考察，回憶其實溯至更早的五歲孩提、學童時期，串連起歡樂的記憶，這豈非〈桃花源記并詩〉所強調的「怡然自樂」，幸福感從不缺席。如同三百多年前的漢子們喊出「Ilha Formosa!」（頁160），「避難海隅家無長物」（頁159）的雖是父輩，但自己同是桃源人，桃源就在當下。「婆婆之洋，美麗之島」的稱譽自己也曾贊同（頁160），那踩了十幾年的黃泥土地好冰涼結實（頁159），建構與土地的深厚情感；夏日海風令人著魔，在流盪的樂聲中與沙地餘熱溫存（頁162）；五歲時去的動物園兒童樂園是歡樂的嘉年華廣場，儘管只有五彩氣球，盡是廉價難看的玩具，然而在十七歲之前的稚子心中，卻是「其歡樂氣氛勝過三十年後你帶女兒去過的迪斯耐樂園」（頁164）、「它真的和迪斯耐樂園一樣好玩」（頁178），那些歡樂的「童蒙嘉年華」<sup>50</sup>溫馨亙古久遠，是心中一幅情有獨鍾的永恆圖像，嗣後迭經人事滄桑，乃至二十年後似曾相識地在異域重溫舊夢，仍「流戀不已」（頁164）。

再有年少時熟門熟路、彷彿家園的去處，在山腰小路的盡頭，雖然一方面走避不及離開老街，因為得穿過魚攤肉鋪油鍋、小心別被客運撞到，但是：

不會太遠，你們像回到家似的熟門熟路拾級而上渡船口正對的窄巷，石階縫裏永遠長著潤青應時的野草，只差沒向二號和四號的人家喊一聲：『タイム！』回來啦。（頁154-155）

傳統市場的骯髒或是敘述者卻步的原因，那熟悉至極以致錯認為家的地方，其實和市場同一家園，只是當下前者被忽略了。「你們回家的紅樓的圍牆和鐵柵門時鎖時開，不管如何你們都進得去」（頁155），爾後更是青春戀情的舞臺，生於斯長於斯，「二十年來未曾須與離開過此海島」（頁168），這份「歸人」之感豈容置疑？而這份歸屬感也擴及臺北以外的外公家，因此在苗栗銅鑼的小籠仔店「才是你的聖地」（頁197），連結重重深情。敘述者這「老靈魂」，隨著父輩成長於六十年代的臺北，堪稱為敘述者的少年桃源。

<sup>50</sup> 吳雅慧，同註<sup>14</sup>，頁24-34。



從朱天心少作開始，臺北即已展現其作為重要生命舞臺的多彩與豐富，其後生命錯綜流轉，歷經天崩地解般的幻滅乃至遠行出走，這最初的桃源舊夢彷彿貞定的記憶恆星常駐心中，一再召喚昔日光影，在在處處，顧盼不捨。忽略了這層核心意旨，即不免將其與臺北乃至臺灣的關係就其個人生命史「去脈絡化」，從而落入兩極的批評。

## (二) 遠方的召喚：故國異鄉

然而「回家」的熟悉感、隸屬感，卻因孩提之時即已種下游離的契機，因此又和「錯認故鄉為他鄉」的情懷糾結交纏。部份是因為年少心靈飛揚、遙繫他方以編織華年夢想，例如在庭前臨江的短垣坐定，覺得像在西班牙或某些地中海小鎮；坐在短牆會「像坐在一艘即將出航的船」（頁 155）。另一方面，眷村生活空間的封閉，不僅造成族群之間的隔絕疏離——例如「因為都不會說臺語」，因而驚險橫過農家，害怕無法向屋主辯解只是借路（頁 161）；更因少時深植的故國迷思強化了遠行之想，「車過竹圍……令人想起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頁 153），這「過客情懷」是個人的也是族群集體的，「曾經有過如此的經歷、眼界，怎麼甘願、怎麼可以就落腳在這小島上終老？」（〈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 73），鄉關何處？<sup>⑤</sup>實已埋下回歸／出走的弔詭心境。<sup>⑥</sup>越過關渡宮隘口所見的淡水出海口「看像不像長江」（頁 153）；忽視腳下的閩南式斜屋頂不看而視眼前景色「很像舊金山」（頁 154）；何況臺灣迭經歐風美雨的洗禮，中山北路有美軍宿舍、電視充斥外來影集，因此走在世紀初便建成的勅使街道上「幻想置身在新格蘭十三州」（頁 165）、「毫無道理一意想離開生長地方」（頁 165）；還有洋味十足美語包裝的建築「樂（羅）馬飯店」、只賣原文書的書店、仿若租借區；充斥舶來品的晴光市

⑤ 唐·崔顥〈黃鶴樓〉：「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⑥ 關於朱天心作品所呈現的眷村生活經驗以及多重的中國圖像，參見楊翠的討論，同註②，頁 9-26。



場有著愛吃米粉湯大腸的酒吧女並存；專賣老外的東方藝品店，在在令人置身異國之感……（頁 166）；甚至白膚高鼻的人以「鴉片戰爭之後的列強姿態操著女同胞」（頁 167）；田野盡頭應該是飛機場，走到飛機場「就等於出國了」（頁 179）；不時想挖條地道到美國去……。沒有自己定位、充滿流動氛圍的臺北城，置身其中，敘述者的過客情懷迥異於陶淵明筆下那「避秦」而與世隔絕的桃源人，甚至有念慕故土的「返秦」之思，敘述者的「桃源情結」因此蘊涵了衝突的因子，也埋下日後意欲出走遠行的契機。

### （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⑤歷史失憶／拾憶的兩度斷裂

敘述者以懷舊追憶為主軸，一方面標舉自己的成長軌跡，同時也從大環境的時空脈絡來憑弔個人流失的青春、友誼，自覺到童蒙的幸福感其實部份正源自對歷史無知、被權力蒙蔽的諸多「不記得」，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選擇性歷史失憶，因此努力迎向歷史，尤其是臺灣迭經移民遷徙、威權統治的歷史。文中聲聲「不知道」、「不記得」，乃至「視而不見」，主題式的迴旋反覆，召回過往一向陌生的百年來家國景物，也揭現了包括敘述者以及許多臺灣子民所集體失憶的一頁。對種種民主運動一無所知，因為不是先知先覺（頁 157-158），或錯覺總督府有一兩百年歷史，或以為是父輩隨來的國府蓋的（頁 158）；自幼就讀的內湖國小可以和日據時期的校長連上相同的記憶軌跡，努力修補銜接斷落曾被「去臺灣化」甚至「去日本化」的記憶環節與記憶版圖，作為種種「不知道」的救贖（頁 160），敘述者自省是屬於昧於時局權力的「一無所知」者，政治不正確；亦肯定威權政治之下的受害者所受的苦難以及生命的光環：

穿過林投與黃槿便是海，……你們並不知道八十八年前的同一天同一個時辰、法軍在同一地點發動攻擊，……你們熟讀有清歷史為了考試，你們知道道光年間開始的每一大小戰役和條約，唯不記得這場林投黃槿密林的生

⑤ 〈古都〉，頁 220。



死惡鬥及輸贏。(頁 162)

秋天的海灘上一個人影也沒有，你對往來絡繹的亡魂們都視而不見，……

包括你自己的。(頁 163)

「熟讀」、「知道」是相對於「不記得」、視而不見；後者是在權力操弄之下的歷史失憶，「亡魂」意象彰顯了心靈的蒼老，作古的靈魂猶如作古的都市，也意味著曾經對歷史無知，例如光緒十年（西元 1884 年）的清法戰爭。

這片桃源即是如此歷經切割，以意識型態區隔，建築上貼著族群標籤、階級界限，或用粉筆寫著「聯、央……從來不見自、不見臺」（頁 187）、「單數十七弄一、二、三、四號你做大官，雙數十二弄裏我做亂世小民」（頁 216）；植物也各有不同族群的靈魂，父親是外省人的家庭絕不種菊花木樨，父親是本省人者則不種芙蓉樹蘭（頁 165），不似桃花源內一片祥和，而是權力操弄之下的族群隔離乃至撕裂，也造成對政治的蒙昧。「從來不曾去排隊領壽桃的、從來不會被統治者的愛國教育所感動所激勵所洗腦，甚至看一眼黨旗就會悚然驚懼」的同學，對比於自己「是大多數的熱血沸騰當下想到陸皓東黃花崗」，前者「在日後的啓蒙成長和獨立自主人格的養成上，省了好大一段冤枉路。」（頁 215）敘述者察覺成長經驗的殊異性，一再省思「她們是如何做到的？」

然而敘述者更對利益導向有所質疑，包括有過獨立主張的友人曾經認真考慮，要不要應教官的邀約入國民黨，唸書回來即進政府機關工作因此「讓你極為吃驚」；甚至選前希望你支持她目前工作的老闆連任，「你也吃驚不已。」

——她們這些當年不肯領壽桃的，在想什麼？（頁 215）

聲聲逼問，流露對何謂政治正確性的質疑，甚至免不了有所嘲諷。自己曾因為自愧於對歷史無知、而珍惜重新認識臺灣的「還債」過程，<sup>⑤④</sup>甚至近乎自我放逐以求救贖；<sup>⑤⑤</sup>卻仍然被區隔為「桃源外人」、被逼出走？反視這些當年走在

<sup>⑤④</sup> 朱天心：〈孤絕之島〉，收入《小說家的政治周記》，頁 138。

<sup>⑤⑤</sup> 朱天心：〈「大和解？」回應之二〉，收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3 期，2001 年 9 月，頁 123-124。



時代前端的朋友卻如此輕易變節，其心中的不甘與不滿可想而知；<sup>⑤⑥</sup>也因此累積了更深的憤懣與怨懟，歷史記憶的疆界二次斷裂，再度面臨修訂。

#### 四、桃源的轉移：「古都」去來與「棄兒」情結

陶淵明的「桃花源」既經漁人入侵，則以「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保有其「絕境」的存有；然而〈古都〉中的桃源卻歷經移民來去，在動蕩的歷史氛圍中，是各種階層權力較勁之處而未能「復還幽蔽」。<sup>⑤⑦</sup>解嚴後所浮現的省籍、認同問題尤其令朱天心多所焦慮，對自己「必須一再被人檢驗對臺灣的認同問題深感委屈」。<sup>⑤⑧</sup>〈古都〉中描述一場選舉造勢的十萬人聚會，敘述者自付要把執政者（國民黨）拉下，原是有志一同，卻聽到令其心碎腸斷的一番話：

陌生極了，終於有名助講員說了類似你這種省籍的人應該趕快離開這裏去中國之類的話……（頁 168）

從地點的困惑到被驅離的恐懼，瞬間成了被指摘的對象，也被扣上對立的帽子，被拋入陌生的氛圍情境中。正如形骸日趨萎頓，天人五衰，魂魄也摧枯拉朽般失速墜落斷裂。次日再度巡禮，試圖尋回往日記憶，「因為非常驚慄如何

<sup>⑤⑥</sup> 朱天心自述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自己被歸為鄉土派的敵對那方，為此其甚為迷惘；也質疑不少反對運動者對遲來覺醒者的猜疑和訕笑，參見〈夏日煙雲〉，收入《小說家的政治周記》，頁 182-186。其後更綜述生命遭逢三次重大的失落，一是 1976 年鄉土文學論戰；其次為 1987 年解嚴以來外省人逐漸被主流社會所質疑訕笑污名；以及民主啓蒙前輩先後丟棄用青春自由換取來的價值理念等。同前註，頁 122-124。亦參見朱天心為印刻版《古都》所寫的〈新版說明〉，文中認為十年來個人最大的失落是臺灣「民主化」、「本土化」的虛妄，頁 44。這些主觀認知當然猶有可資對話的空間，可參見楊翠對政治神話「真實」、「虛妄」的辯證，同註<sup>②</sup>，頁 28-34。

<sup>⑤⑦</sup> 〈桃花源詩〉：「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桃花源一旦被外人入侵，是可以再度封鎖不復示人的。

<sup>⑤⑧</sup> 朱天心：〈讀蓋洛普眷村調查有感〉，收入《小說家的政治周記》，頁 35。



可能想不起原先那是哪裏」（頁 168），儘管二十年來未曾須臾離開過此海島。而在體察到時移境遷之後，鋪天蓋地的失落感更令其陷溺在過往的歲月之中，繼而驚覺往日已杳，於是忍住驚駭不去看那破壞天際線的醜怪車站，因為十七歲時的天空，應該與四千多年前的先民、三百三十年前的西班牙人、一百二十年前的同安人所見無異（頁 169）。

如前文所述，社會學家指出人心普遍具有懷舊憶往、回塑童年記憶的機制，然而重溫舊夢時，卻不易將自己從當前的社會抽離：

所以，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逃離了今天的人類社會，也只不過是為了在別的人和別的人類環境中找到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人只有通過將這個社會與另一個社會對立起來，才能逃離這一社會……<sup>59</sup>

更何況置身臺灣解嚴之後的政治脈絡之中，選舉造勢的特殊氛圍益加強化敘述者的陌生感及疏離感，這是個人也是相同族群的集體悲情。<sup>60</sup>在驚覺部份的生命屬性突然被連根拔除之後終於肇致大慟而激生遠意：

你簡直不明白為什麼打那時候起就從不停止的老有遠意、老想遠行、遠走高飛，……（頁 169）

選舉造勢所激發「不被認同」的焦慮，從此「動不動老有人要檢查你們愛不愛這裏」、「要走快走，或滾回哪哪哪」（頁 169），於是發出沈重的天問：

有那樣一個地方嗎？（頁 170）

如果說「老去」在人心層層糾結成無數憾恨，那麼權力轉移、政治環境改易所肇致的失落，應是敘述者徘徊衆念、百結愁腸中最深最牢的一環；<sup>61</sup>終致成爲

<sup>59</sup>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p.49. 同註<sup>19</sup>；中譯《論集體記憶》，同註<sup>19</sup>，頁 87。

<sup>60</sup> 法國學者高格孚即指出，政治高度密集的動員深化外省人的危機感，參見氏著：《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第四章：外省人的認同之旅）（臺北：允晨文化，2004年1月），頁 148。

<sup>61</sup> 唐諾曾指出，「把朱天心的焦慮想成只針對特定的政治人物和立場，我相信是小看了她，…朱天心的焦慮簡直是『全方位』的，我們以《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書爲例，其中至少包括：對年齡和時間縫隙的焦慮、對理念縫隙的焦慮、對家庭縫隙的



長駐生命的一闕悲歌，甚且是生命的主調，從此盤踞心頭，迴旋往復，不知銷歸何處。論者謂〈古都〉作者在意識型態上「似乎反而較前此諸作把問題簡單化了」，<sup>②</sup>正一語道出瀟灑〈古都〉全篇的核心關懷。臺北之於敘述者一向賦有永恆、歸人／故園、異鄉的弔詭屬性，一旦意識到島嶼政治氛圍的改易後，那幼時即已孕蓄的遠行之思，更是日益滋長積累，遠行、出走，甚至是逃離，從此成為生命的出口。

出走已是無可迴避的意念，京都，敘述者年少遊歷的京都，以及川端康成文學世界的京都，也就因此走入敘述者的人生行程。由京都自然景觀的保存，對比臺北大量砍伐樹木；由京都相對性的永恆風貌，對照臺北的快速流失與變遷；念茲在茲只為找回那在已成「作古之都」的臺北所失落的「秘密花園」、那已形同註銷的少年桃源，他鄉翻作故鄉，「彷彿從未離開過」（頁 170），正如日人在臺遍植櫻花，自己少時以淡水河模擬長江，<sup>③</sup>京都收容了徬徨失措的老靈魂，輾轉成了模擬少時臺北的「域外桃源」。<sup>④</sup>

\* 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頁 170）

「——秀男曾在四條大橋上見過不知是『千重子化身的苗子』，還是『苗

焦慮、對性別縫隙的焦慮、以及對生命和死亡縫隙的永恆焦慮——焦慮的強度無有不同，差別只在於她對政治的焦慮較『嚴重』波及他人的夢想信仰和利益，特別引發不快而已。」，見唐諾：〈記憶·希望並且好好活著〉，收入朱天心：《小說家的政治周記·序》（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頁 18。文中所指出的「全方位焦慮」適足以說明〈古都〉一文所蘊涵的連環失落；惟由〈古都〉全文脈絡觀之，權力操作所肇致一己與過往生命處境的全盤斷裂，仍是敘述者內心耿耿在懷、揮之不去的傷痛癥結。

② 黃錦樹，同註⑥，頁 119。

③ 蔡佳瑾引用班雅明理論，指出人類自遠古即有複製的能力與類比的本能；城市空間的營造實乃出於模擬，《重返桃花源：論〈古都〉中的主體與認同》〈空間閱讀：幻見、模擬與家國想像〉，<http://140.112.2.84/~cliao/capital/cai/space.htm>，頁 6。

④ 沈冬青謂京都是「故鄉的替代品」，同註③，頁 24；張誦聖謂「旅遊者自身的慾望投射」，同註⑦，頁 183；呂正惠則指出「被重塑的『鄉土』則是為了襯托『自我』的迷失」，〈隱藏於歷史與鄉土中的自我——李昂《自傳的小說》與朱天心《古都》〉，《政治大學臺灣文學學報》第 2 期，2001 年 2 月，頁 189。



子化身的千重子』，因此他想到四條大橋走走，於是就朝那邊走去。……」

（《古都》頁 155，〈古都〉頁 170）

並列的兩處引文，一則是引述清臣賚塔向鄭經招降的史實，<sup>65</sup>牽引出認同改易的問題；<sup>66</sup>另一則是開始出現《古都》典故。〈古都〉篇名取自川端康成的同名之作，小說描述千重子被織布商太吉郎收養，失落了生父生母的記憶與聯繫，藉由尋找孿生姊妹苗子的過程，補綴生命的斷裂之處。另一情節主軸則是藉由四季更迭、儀式習俗的傳承以呈現京都的豐美風貌，<sup>67</sup>進而深涵新舊思潮時代遞嬗的問題。藉由千重子父親太郎「織布」、尤其是為千重子織就「腰帶」的反覆思量，彰顯了「西陣織」此一傳統技藝面臨被時代拋擲的困境，留得住古都的一樑一柱，卻未能留得住時間、流俗的腳步。《古都》中宗助說：「像我們這種手織機的家庭手工業，也許用不了二、三十年就會全部被淘汰哩。」，雖然立即引來太吉郎的駁斥：「胡說！」（頁 62）；然而太吉郎卻也是一個為夢想失落而備感焦慮的人，太吉郎甚至想藉助麻藥的魔力繪出奇怪的友禪畫稿（頁 32）；為想得到構圖的靈感，獨自躲進尼姑庵（頁 32），念茲在茲於構圖（頁 38、40）。太吉郎也感傷物換星移：「土牆倒塌的倒塌，傾斜的傾斜，大部分都剝落了，就像我這副模樣啊。」（頁 36），因此《古都》實有多重失落與感傷，誠然是「物之哀感」佈滿全篇。<sup>68</sup>京都一方面是臺北的參照座標，百卉諸景民情流俗總是「數年不變」（頁 170）、「依然如故」，<sup>69</sup>映現對比出臺北的短視破壞，諸相無常。然而川端筆下的《古都》，

<sup>65</sup> 連橫：《臺灣通史》（上）（臺北：黎明文化，2001年）卷二〈建國紀·永曆三十四年〉，頁 97。彭小妍特就其多重的歷史政治意涵加以討論，同註<sup>9</sup>，頁 425-426。

<sup>66</sup> 如前文所述，有 \* 記號的引文標誌轉折的開始，此段《臺灣通史》的文字亦當有此作用。

<sup>67</sup> 由《古都》章節即可見出內容梗概：〈春之花〉、〈尼姑庵與格子門〉、〈和服街〉、〈北山杉〉、〈祇園祭〉、〈秋色〉、〈翠松〉、〈深秋的姊妹〉、〈冬之花〉。

<sup>68</sup> 王德威，同註<sup>4</sup>，頁 28。

<sup>69</sup> 《古都》，頁 41；〈古都〉，頁 191。



卻同時蘊涵「貞定恆常」與「流變失落」雙重意旨，斷裂與延續，歸去與歸來，既歧出又相成，這些糾葛或顯或隱存在川端康成的《古都》之中，〈古都〉敘述者的心靈出走，同樣也是蘊涵糾葛錯綜的多重面向。

〈古都〉對川端康成《古都》的典故運用是「平行法則」多重層次的呈現，一方面重疊千重子與苗子的身份之謎；一方面則將《古都》中的空間背景——京都與臺北作一既平行又對比的參照，建構了小說豐富的意蘊。整部《古都》亦瀰漫懷舊的基調，有千重子被原生家庭遺棄的孤寂，也斂藏了太吉郎靈思枯窘時不我予的惆悵，如同《古都》所言：「也許凡人都是棄兒，因為出生也就意謂著被遺棄到這個人世間來的嘛。」（頁26），孤獨是人類生存普遍的共同困境，<sup>⑩</sup>同時也是〈古都〉敘述者的多重失落，「鄉關」何處？先祖之鄉？自然之鄉？青春之鄉？記憶之鄉？《古都》全書所呈現的基調與氛圍，因此是解讀〈古都〉的一把鑰匙，而九段引文更是層層推闡，各有其敘述脈絡，展現敘述者對身份的迷惘、追求與徬徨。後現代理論所論述的「互文性」、「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楊堯「各時代文本作者和讀者以及非讀者之間相互理解相互穿越」的觀念，<sup>⑪</sup>亦可解釋〈古都〉作者作為《古都》的「讀者」，在引用九段引文、參與文本的對話交流之後，不僅豐富了《古都》的義蘊，也藉此揭現敘述者京都去來所經歷的多重心靈衝擊。因而讀者亦當有分段尋繹的耐心，不宜混為一談。就〈古都〉的藝術經營再加細探，或能解讀〈古都〉對《古都》的後設想像，<sup>⑫</sup>探究此一敘事策略，以貼近文本繁複隱微的內在世界，切進輻輳於此所有的生存焦慮。

<sup>⑩</sup> 沈冬青的討論，同註③，頁25。

<sup>⑪</sup> 「互文性」或譯「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是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的學說，參見馮俊等著：《後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396-400；法·蒂費娜·薩莫瓦約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6。

<sup>⑫</sup> 後文將逕以〈古都〉代表朱天心〈古都〉一文；以《古都》代表川端康成《古都》一書。



在第一段引文之中，孿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的相似混淆了友人的認知，秀男一時難以分辨雙身的真實身份，當年被親生父母棄置的千重子，離開了原生家庭在寄生家庭得到生命的養料，卻在察覺身份之後油然而興尋根溯源的意念，陷於失落徬徨的心境之中。千重子的身份有多重意涵：是一己分裂為兩人、是棄兒身份、更糾結原鄉與新家的徬徨。

在具有楔子作用的第一段《古都》引文之後，第二段至第九段的引文仍是呼應一再縈繞敘述者心中的生存疑問：

### (一) 迷離身世、「棄兒」情結

「——春天和熙的斜陽柔和的照在古老招牌的舊金字上，反而給人一種寂寞的感覺，店舖那幅厚布門帘，也已經褪色發白，露出了粗縫線。唉，平安神宮的緋色垂櫻正競相吐艷，我的心卻如此寂寞……千重子暗想。——」（《古都》頁 47，〈古都〉頁 173）

舊金字加上店舖褪色發白的厚布門帘，縱然平安神宮的垂櫻競相吐艷，仍是在在顯出時間洗刷之後的淒涼，<sup>⑦</sup>「寂寞」之所生，仍是緣於身世之感。千重子的迷離悵惘，成了盤踞不解的心結，因此一再自問：「我幸福嗎？」（頁 23）

「——路程很遠，但是千重子和真一決定躲開電車道，從南禪寺那邊繞遠路走，穿越知恩院後面，通過圓山公園，踏著幽雅的小路，來到清水寺前，這時，恰好天空披上了一層春天的晚霞——」（《古都》頁 25；〈古都〉頁 175）

此段是千重子邀真一到清水寺「從清水寺鳥瞰京城的暮景」（頁 25），兩人抵達後，千重子隨即向真一說起自己的身世：「真一，我是個棄兒哩！」（頁 26），因此連「真一也感到千重子有一種莫可名狀的哀愁」，千重子反覆思量：「是個被親生父母遺棄的孩兒」（頁 27），

<sup>⑦</sup> 《古都》第二章木格子意象。



「我從清水寺這兒眺望京城蒼蒼茫茫的暮色，不由得想到：我真的是在京都出生的嗎？」（《古都》頁 27）

千重子在清水寺思索著自己和成長地京都的關係，正契合〈古都〉敘述者的「棄兒」心結，這一段文字〈古都〉並未引用，然而〈古都〉文脈是有轉折的，接著是「你決定與真一和千重子逆向而行」（頁 175）；此一「逆向」是否意味著敘述者的思緒和千重子背道而行，儘管也有被出生地臺灣所遺棄的棄兒心境，卻不像千重子尋根回溯原生家庭，而是只想遠離高飛，在「寄生地」京都找回家園的溫暖？因此繼而由回想在京都講述明治天皇與西鄉隆盛「政敵可如此相待」的事蹟給女兒聽，對比與此大相逕庭的「政爭慘烈醜陋的海島」，從文章語脈考察，誠然殊堪玩味。京都轉成舊鄉，敘述者是置身此中的桃源人而非外來的武陵人。臺北、京都的「二元假象」、「雙重或多重身世」以及敘述者的「外來客」、「在地人」<sup>⑦</sup>的弔詭意涵，因此益顯豐富多元。

與和 A 相約卻患得患失的情思平行發展的，是自我青春流逝，沒有精力再瘋，不知 A 變成什麼模樣，正如屈原行吟澤畔忽戀舊鄉，那被下了驅逐令的桃源棄兒，不堪回首卻又顧盼故土，不僅回顧十七歲的自己，並且幻想假使物態不改，你一定能看到五歲的自己，渴想時間永恆。只是回憶盡是傷痛，在地名與臺北相同的圓山，想起選後迷失，正是那生命驟然斷裂之處。

因此流連回首之際，對故土故人的感覺丕變，不再是愧疚，而是不滿了，相對於臺灣的「政爭慘烈」，京都歷經的日本前朝是「明治天皇與西鄉隆盛，政敵可如此相待」（頁 176），記憶的列車在歷史的長河中奔馳，拉向遼遠以前的明鄭清朝乃至西班牙，和一些老靈魂在歷史的長廊相遇，自此傾瀉而下的是萬斛憤懣不平：「土番狃榛，未知耕稼，射飛逐走，以養以生，猶是圖騰之人爾。」（頁 177），此外郁永河「（臺北）非人所居」（《稗海紀遊》）、藍鼎元「臺人平居好亂，既平復起」、沈葆楨「臺北瘴癘地」、李鴻章「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頁 177），全都成了和敘述者一樣唾棄臺灣

<sup>⑦</sup> 俱見王德威，同註④，頁 29。



的先人：「不滿那地方的，不自你始。」「你真不想回去呀！」（頁 177）。

《古都》的另一層寂寞也立時浮現：

「——『千重子，咱們乾脆把這家批發店賣掉，搬到西陣去好啦，再不然，就到寂靜的南禪寺或岡崎一帶找間小屋住下，咱倆設計一張和服和腰帶圖案好不好？』——」（《古都》頁 139；〈古都〉頁 177）

不僅千重子寂寞，西陣織等傳統工藝的光華衰減也是太吉郎的寂寞。因此太吉郎提議遷居而有出走的意念，無論是千重子的「尋根」或太吉郎的「拔根」，莫不流露漂泊不定的無窮悲感。古都終究也難逃時間的魔掌，千重子眼中的「依然如故」還是烙印了時間的痕跡，千重子一度所回想的往事，是她父親的落寞，太吉郎無法在圖畫的技藝上更進一層的失意，在尼姑庵索居，「一縷淡淡的寂寞情緒滲進了千重子的心田裏。」（《古都》頁 41）。在人生行路中迷途，是父親、千重子的寂寞；更是〈古都〉中敘述者無窮無盡的悵惘。

出走抑或回歸？卻是欲離何曾離？思念其實一直存在，百般啃蝕記憶斷裂的苦果：

你想起那趟大選日後的未竟之旅，你走到圓山，只見空中地底條條是路，你迷失其間，不知該如何走到你十七歲時走過百遍的路。（頁 177）

於是只能在商業氣息逼人的市街新貌中尋尋覓覓，想到幼年的時代裏，「真的和迪斯耐樂園一樣好玩」的兒童樂園，儘管昔時龍船充滿尿騷和腐爛朽木；然而在連幢的改建國宅中大約估算出原先的家可能在一家便利商店的門前花壇；而童年瘋野的山被連綿的五六幢醜公寓給吞噬到僅剩一小山巔；高速公路的涵洞是幼時埋狗之地……（頁 178）；一切終究無可尋覓。

## （二）移情境外，輾轉桃源

前述第一段引文已提及敘述者「與秀男不同」，「彷彿從未離開」，仍可以看到數年不變的戲碼，凝立的行腳僧像同一人，親眼見其新鋪過的石板路看起來像有百年歷史，（頁 171）京都的時間凝駐了，彷彿仍可以看到五歲時的女兒。少時遺落的桃源原來移植在此。如此在京都尋回舊夢、寄情境外的情



懷，在隨後的《古都》引文有更多的呈現：

「——千重子受到莫大的衝擊。她那麼喜歡到村子去，又那麼喜歡仰望那美麗的杉山。說不定是被父親的靈魂召喚的吧。另外據這位山村姑娘說，她是孿生兒。那麼，難道這位親生父親在杉樹上還牽掛著被遺棄的雙生兒千重子，才不慎摔下來的？——」（肯定是這樣的）（《古都》頁 119、194，〈古都〉頁 181）

此節描述參觀祇園作參拜時，千重子遇見苗子，苗子直呼她姊姊，又提及父親。千重子受到莫大的衝擊，先是否認，繼之聽到苗子敘述其父亡故，遂「眼前呈現一片黑暗。」（頁 120）千重子對父親的追尋，投射了作者對故鄉的遙念，是這種與生俱來的血緣牽連，來自原鄉的呼喚，讓千重子無法置若罔聞而心煩意亂。對〈古都〉敘述者來說，一景一物莫不承載至珍至美的年少回憶，是銘記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發現百年茄冬因為開路而一夕不見，便「大慟沮喪如同失了好友」（頁 181），並且隱然指向當時的市府權力：

在這城市生活過的痕跡……充滿了無限記憶……都不存在了……（頁 181）

這一切，一定和進步有勢不兩立的關係嗎？（頁 182）

然而這百年茄冬正是當年殖民者日人拆了北勢湖辛苦燒成的磚瓦，而後闢路所植，這難道不也是權力的印記？何以又是自己憑弔的對象？誰才是土地永恆的主人？誰能挽住時間、豁免權力的操弄？敘述者指控新市長塗抹城市記憶，卻忽略了一九四九年「避秦」來臺的掌權者其實也曾全面地遮蔽、消解「桃源」過往的生活痕跡。<sup>75</sup>這種主觀的選擇性記憶令她自忖置身京都才像是趕回家的職業婦女，京都的氛圍是：

你十分喜歡這種人不理我我不理人的狀態，……莫名所以的暗暗說聲：

「タダイマ。」回來啦。（頁 183）

那有著少時私密樂園、隨時可以呼喊「タダイマ。回來啦」（〈古都〉頁 153-

<sup>75</sup> 楊翠即指出〈古都〉中的臺北被「異域化」、被「去歷史化」，同註<sup>24</sup>，頁 53-65。



154) 的臺北，敘述者過往曾經寄以在地生根的「地方感」，<sup>⑦⑥</sup>然而心靈的故鄉遺蹤已不復存在，少年桃源終究一去不返，京都所予人「人不理我我不理人」的感受，對敘述者來說不就是「雞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此界壞時，轉寄他界」，<sup>⑦⑦</sup>故土既已蝕落，那遺落在淡水的少時「回家」、「歸人」感覺只能在異域重拾，京都成了輾轉桃源。而原鄉的一切，則是殘夢杳遠，卻又紛紛來到眼前：

\* 那兒有像樹一樣高大的亞述國王、色彩鮮麗的埃及浮雕、巨大的國王雕像、真正的獅身人面像，就像個夢幻世界。——佛洛伊德（頁 183）

文章開展變色之後的臺北光景，整排百年茄冬不見，

老城樹一夕不見，你再也不願走過這些陌生的街巷道，如此，你能走的路越來越少了。（頁 184）

《古都》的典故持續進行，移情境外桃源的意味益加深濃，臺北則處處是「美麗廢墟」（頁 185），被也愛臺灣的新朝政府給有效率的收回產權並建成偷工減料的郵政宿舍，「屆時你將再無路可走，無回憶可依憑」；正如文中一再嫌棄城市的改易及變貌，此處有對新興建築的不滿，對「改變」的高度危機意識：

你只謙畏的想問，一個不管以何為名（通常是繁榮進步偶或間以希望快樂）不打算保存人們生活痕跡的地方，不就等於一個陌生的城市？一個陌生的城市，何須特別叫人珍視、愛惜、維護、認同……？（頁 187）

而《古都》所揭現的京都往昔節日情境，例如如意峰等五座山的焚火，即使多

<sup>⑦⑥</sup> 參見 Yi-Fu Tuan（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頁 191：「在一地方生根是一種不相同的經驗代價，必須擁有和培植地方感」。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7) p.198.

<sup>⑦⑦</sup> 《地藏菩薩本願經·觀衆生業緣品第三》：「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輾轉相寄」，原指地獄之中罪報無間，輾轉相生無有出脫之時；此處借用字面語辭，意指敘述者被棄出走、輾轉移情他方的心境。



年後敘述者也能若得彷彿，想像著八月來也可以依窗「看到如意峰上燃點的大文字送鬼篝火」（〈古都〉頁 188；《古都》頁 156），<sup>78</sup>更加強貞定恆久的感受。文中在在對城市景觀的改異表示反感，此中牽引的是對城市過往風貌、對當時自己俯仰其間的自在從容所懷具的眷戀與回憶，從而發出抗拒變遷的疾聲呼喊。然而相對於出生地的陌生疏離，從日本帶回的大碟子，只因「上面布滿了各式各樣落葉喬木秋天的葉子」便足以令人說出幸福宣言：

好久以來你沒這麼快樂過，有了這幾片不會改變、快樂的青剛櫟葉、毛栗葉、山毛櫸、橡樹葉、白楊赤楊葉……，回去以後的很多個冬天你都敢過了。（頁 189）

顧盼之際，靈魂的腳步行行重行行，仍是回到省市長選後的次日，仍是遊蕩在蕭條的舊日兒童樂園，清朝臺灣名儒陳維英隱居、後來又被日人拆毀的太古巢舊址，陷入多重的時空情境之中：

你望望身旁並肩在讀碑文的陳維英老鬼魂，說不出一句話。（頁 189）

無言以對之際，內心卻是激蕩翻攪過往的回憶與失憶，「曾經不具任何知識、歷史知識，與它愉悅自然的相處過活」，待後來具備了解它的知識，並「略覺愧疚的重新善待它」，但它再也不一樣了（頁 189-190）。後威權時代帶來歷史揭密，聯綴了一度失憶斷裂的環節，死去的鬼魂溝通幽明，也解開生命潛藏的密碼，從而填補自己的「不曾記得」，與那集體蒙昧的過去重新接軌。然而撥去雲霧之後，卻陷入另一種失落，老靈魂拼貼時空穿梭古今，意味著年老、老去，流失與捨離，一切無可尋覓，透顯華年不再、繼而走向死亡的焦慮：

屆時，你與更多的老年楓香都加入陳維英隊伍了。（頁 190）

人本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指出，「當一位年青人或老年人感到世界改變得太快時，他最特有的回應就是喚起那理想化和穩定的過去。」<sup>79</sup>他也綜論兩種

<sup>78</sup> 此處為第六段《古都》引文，頁 156；〈古都〉，頁 187。

<sup>79</sup> Yi-Fu Tuan（段義孚）著，潘桂成譯，同註<sup>76</sup>，頁 181；p.188。相對地，「另一方面，當一個人感到他正在為變化導向或能有效控制重要的事件，則他的生活中沒有鄉愁的席位。」，頁 181；p.188。敘述者應是屬於前者。

對時間的識覺，一是「鄉愁式的看待過去」，另一則是「過去被識覺為動態成長的一個階段而已」，<sup>80</sup>如此一批又一批的抽樑換柱當然不是「歷代時裝展覽的遊行活動和流行性傢俱的改換」<sup>81</sup>而已；充斥〈古都〉全篇的，毋寧多屬前述第一種的鄉愁情懷，無邊無盡。因為附加了族群記憶以及對權力的不信任，敘述者關心的不只是景觀的消逝，更譏嘲質疑政權更新的真實性，心懷有朝一日被殺的恐懼……（頁 187-188）。

敘述者並非不知全球化資本化所帶來的都市變貌，文中三度提及萊特對都市的論述：

城市，銀行和嫖妓的基地，摩天大樓雜草式的亂長。設計帝國飯店的萊特早說過。（頁 190）<sup>82</sup>

因此你都不願意和別人回憶過往，……它們相較於過往對你來說都曾經是太新的東西，你不願與它有任何關係，……因為那又將種下一場流逝的開端，……你彷彿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頁 191）

然而敘述者顯然並不認同都市在「新政權」主持之下的動態易容，因此武陵人發現桃源的典故也在此處開始出現。敘述者並非初訪桃源，而是政權易主之後成為那「尋向所誌」、重新歸返桃源的「偽武陵人」，「偽武陵人」的軀殼負荷著穿越前世今生的桃源精魂，出走之後的回歸陷入記憶迷宮，回到五歲幼時，又忽焉與老祖宗謀面，桃源幾經滄桑，其變易曾不能以一瞬，舊跡再也無可尋覓。然而京都卻處處保有舊夢蹤跡：

「——千重子一邊回想這些往事，一邊漫步在通往野野宮的小路上。這條小路有塊不太舊的路牌，上面寫著『通往竹林深處』幾個字。原來比較幽暗的地方如今明亮多了。門前的小賣店也揚起吆喝聲。然而，這《源氏物語》提到過的小小神社如今依然如故——」（《古都》頁 42；〈古都〉頁 191）

<sup>80</sup> 段義孚，前引書，頁 189；pp.195-196.

<sup>81</sup> 段義孚，前引書，頁 186；p.193.

<sup>82</sup> 另兩處為頁 217、229。



一如神社長遠以來「依然如故」，期待「景色無異」、「一小片五十年不會改變的杉樹林」（頁193），於是行行重行行，供奉在記憶殿堂的「桃源」立刻紛紛來到眼前，去找那最喜歡的二尊院到清涼寺的橫巷，只因為「除了四時的色調不同，每一戶人家都是恆久記憶中的那個樣子」（頁193）。越夏神祭，七月篝火（《古都》頁156），這豈非〈桃花源〉詩中所說：「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古禮代代沿襲不絕？早在年少時，日本之行已多有桃源色彩，<sup>83</sup>這亟欲挽住時間的生命過客，害怕天人五衰，害怕樹木被砍，害怕老友變得陌生，異鄉令其融入時間的舊流，乃至大限之時亦須以此異鄉為靈魂棲息之所，不願被認為只是遊客，連人家的秋田犬都是「老樣子只望著你」（頁194）；這裏將是死前選擇的去處，因為「所有與你有關的都在著」，以稀釋即將不在的意義（頁195）。「死亡」一向是朱天心關切的生命課題，然而此處更以對話辯詰逼近問題核心，正如學者說「朱天心把話裏外都說盡了」，<sup>84</sup>自此益發滔滔雄辯，筆無藏鋒，讀者「不能再『忽視』作者的立場和觀點了」。<sup>85</sup>

為什麼不是選擇你出生、成長、生育子女並初老的城市呢？

為什麼不是你來自的城市？

大概，那個城市所有你曾熟悉、有記憶的東西都已先你而死了。（頁195）正如馬可波羅向忽必烈述說城市之旅是在懷想自己的家鄉，<sup>86</sup>這京都的巡禮，點點滴滴莫不也在召喚生長之鄉——臺北的記憶。敘述者以那漫無端涯之詞數說對故土的不滿，更多對政治形勢的批判，高雄的登革熱、東石鄉的水災，典型的再現新聞事件，<sup>87</sup>它是「一條陌生、沒有航標的大河」。（頁196）

<sup>83</sup> 見朱天心：〈大城小景〉，收入氏著：《二十二歲之前》（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頁93-94。

<sup>84</sup> 唐小兵，同註⑧，頁391。

<sup>85</sup> 沈冬青，同註③，頁30。

<sup>86</sup>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頁112；參見沈冬青的討論，同註③，頁25。

<sup>87</sup> 黃錦樹的批評，同註⑥，頁250。



\* 當我死時，你會發現白橡樹印在我的心版上。——梭羅（頁 197）

死前印在心版的，當然是最爲銘心刻骨、教人留戀不捨的記憶。外公外婆家，原來是另一個幸福空間，「火車站廊下的小簍仔店才是你的聖地」（頁 197）、抱著廊柱「臉頰親愛的偎著它」（頁 197）；然而它們拆毀重建令人如此驚慄（頁 198）；設想女兒成長過程中所身臨的速食文明，「你隔著大洋，化繁爲簡的清楚看著女兒的生活動線」（頁 197），從學校到家，以及朋友同學堂哥的家……一切在變動破壞之後只留下到處一樣的速食文化，再也不能有不可取代的記憶。相對的，京都或街景或佛寺或城牆，仍是在在令女兒好放心，也令自己「覺得從未離開過……無論你已經從二十一歲到四十一歲」、無數建築會「永遠在那裏」（頁 199）、「永遠會在那兒」（頁 200），連用五個「永遠」，成篇累牘的嚙語以對抗失落，終致全盤託出，那是有一年敘述者帶著未婚夫意欲拜訪祕密花園，真理街翻成八線道寬的中山路……因此迷路了：

你哽咽的告訴未來的丈夫，這裏原來不是如此如此，應該好像是那樣那樣，慌張的漫空指東指西，總之，你迷路了。（頁 200-201）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頁 201）

你再也沒去了。（頁 201）

從相親到棄守，桃花源的意象再次出現，自此反覆迴旋。失落的不僅是境遷人杳，更是情份的寡淡涼薄，「不是只有冰冷冷不染塵埃保存良好的古蹟就足矣」（頁 201），和冰冷的建築相比，過往一切人情的溫暖即或已經從生命流逝，卻仍是溫潤可感，於是 A 的身影飄然來到心中，「忘情的想著真的是親愛的十五歲時候比父母比什麼都與你要親的朋友呀。」（頁 201）記憶必須回到年少桃源方能重溫舊夢，在京都漫遊的桃源精魂因此一再顧盼臺北的一景一物：「如此叫人愛不釋手難以抉擇的町路在你生長的城市曾經也不少」，大西京扇堂座總是在那兒真叫人放心（頁 203）。

「——千重子：『養父母既然那麼疼愛我，我就不想我親生父母了。他們大概早已成了化（仇）野附近無人憑吊的遊魂了吧？那塊石碑都已經破舊不堪了……』春天，溪山柔和的暮色，幾乎把京都的半邊天染上了一層淡淡的霞



光——」（頁 205）

在《古都》中，是清水寺中千重子向真一提及自己是棄兒的心境，親生父母都已成杳然遠去的遊魂，在〈古都〉中則應該是著重對寄生家庭、京都這「輾轉桃源」的肯定。然而記憶的扉頁再度翻回過往歷史：

「粵人祀三山國王，漳人祀開漳聖王，泉人祀保生大帝。」（頁 207）

「——舍祖宗之丘墓、族黨之團圓，隔重洋而渡險，竄處於天盡海飛之地——」（頁 208）

「近三百年前的《諸羅縣志》曾經如此描述你的母系祖先。」（頁 209）

如此割捨故土故人、歷險渡海以另闢家園的先祖，豈不類似避居絕境的桃源中人？那「扛根扁擔」的犯難精神，曾是鼓舞後人的斑斑史實，因此即或歷經「當過土匪」的傳奇，緬懷先人仍是令人「不禁從心底一路笑到嘴角」（頁 209）的溫馨回憶。文中因此一再將桃花源的意象與先人來臺的史實相提並論，過往一度不分族群共同建構了世外桃源：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

應該是，清康熙年間，漳州南靖人郭錫瑠自大坪林引水做灌溉渠道，……是為瑠公圳。（頁 210）

而回溯歷史和當下現實接壤之處，正好《古都》引文也到了最後一節：

——千重子抓住紅格子門，目送孿生姊妹苗子遠去。苗子始終沒有回頭。千重子的額髮上飄落了少許細雪。很快就消融了。整個市街也還在沈睡著。

（全文完）——《古都》（《古都》頁 247；〈古都〉頁 210）

雙胞姐妹歷經重逢之後，苗子終究選擇分離，敘述者也回返了出生地。這不是初訪禁地、撕裂時空封囊的武陵人，而是桃源歸人、偽旅者，<sup>88</sup>「偽武陵人」的身份意味自我與出生地的疏離，這種把自己異化的易位手法，<sup>89</sup>一番桃源巡

<sup>88</sup> 「偽旅者」一詞引自沈冬青，同註<sup>3</sup>，頁 22。

<sup>89</sup> 周英雄：〈從感官細節到易位敘述——談朱天心近期小說策略的演變〉，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2000年），頁 414。劉亮雅也談及敘述者自我異化的問題，同註<sup>11</sup>，頁 151、154。



禮，彰顯了時代、身份的錯綜與流離。如前所述，年少的自己不時夢想遠行，也是如此存乎「桃源」情結，遙契先祖，懷想遷徙流動的生命歷程。

## 五、「累代桃源」的前世今生：唱不完的歸去來吟

你們仰著頭，……編織將來要去哪裏哪裏、大多是天涯海角之地的夢想，舍祖宗丘墓、族黨的團圓，隔重洋渡險，竄處於天盡海飛之地的哪裏只是一直被指摘的你這種父輩四九年來臺的族群。（頁 213）

從三百年前的先祖到四九年來臺的父輩直至自己，難道不是一脈相承遠行築夢？意識流轉之處，話鋒也隨即跳躍多重時空，那被指摘被驅離的隱憂與焦慮立時浮現。

而京都之行更在心中置換了故鄉／他鄉，強化了對臺北的陌生之感，一旦提早結束日本之行回歸臺灣，故土翻作蠻荒異域，遂以一連串的咒語「土番所處，海鬼所踞，未有先王之制」（頁 210）相迎；繼而在旅遊業者招攬下將錯就錯「決定當一名異國人」（頁 211），於是觸目所見盡是今非昔比，驚駭於「天啊要醜到這種地步也真不容易」（頁 211）；抱怨二二八紀念碑區弄亂你記憶中的新公園，質疑橄欖「礙誰惹誰」、那可以讓你們藏身並擔負你們數人傻話癡夢的楓香林似乎給裁截過（頁 212-213）。

朱天心在少作《擊壤歌》中即展現喜好出遊的生命情調，<sup>90</sup>臺北曾是年少的「幸福空間」，<sup>91</sup>過往的一景一物莫不留住昔日的歡顏真情，然而流變不居的臺北失卻自己幼時成長的淳樸模樣，成了「作古之都」。對照當下的無可尋覓，遺蹤杳然，那「私樂園」成了永遠的「失樂園」，「桃花源外」、<sup>92</sup>「黑

<sup>90</sup> 王德威即謂「朱天心的愛走路……到了〈古都〉，她把走路的能耐與她的歷史憂思合為一處」，同註④，頁 27。

<sup>91</sup>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2003 年），頁 55。

<sup>92</sup> 唐小兵，同註⑧，頁 397-398。



色桃花源」。<sup>93</sup>

\*林中分歧為兩條路，我選擇旅蹤較稀之徑，未來因而全然改觀。——

Robert Frost（頁218）

眼前衰敗景象所見不復昔時舊容，西門町不再是歡樂街而不願再去（頁218）；先民墾拓世外桃源、建構臺灣歷史的經驗與當下的景物全非，反覆互相對比：

清康熙四十八年，泉州移民陳賴章墾號獲准開墾大加蚋堡之野，艋舺漸成村落……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有一刻恍惚，你不知置身何處，阡陌交通，其中往來男女衣著悉如日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頁219）

如此反覆迴蕩，彰顯先民來臺建構樂園的歷史影像，卻在時移境遷之後，俱成虛幻假像：

……髻髻一則寓言故事。寓言故事裏吸引你的是那與你一樣流落在此的狐仙神魂，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頁220）

如此複雜混亂的心情，……

那從父祖直至自己的「武陵人群」一度被隔絕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情境，然而一旦重拾歷史記憶，撕裂了原來停駐凝滯的時間，將其重新與現實接軌，古都卻是別來鉅變，桃花源被重新造訪的武陵人拆穿騙局，於是「他日禍臺者，必倭也」、「夙盜藪也」（頁221），山河變色，「……腥風一陣，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頁223）。京都、昔時臺北，都成了與當下所見對比的景物，在在遍是遺民焦慮。<sup>94</sup>

<sup>93</sup> 參見儲湘君：〈記憶、尋找、書寫：觀看《古都》中主體的分裂與空缺〉，<http://140.112.2.84/~cliao/capital/chu/black.htm>。

<sup>94</sup>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臺北：2004年7月15日），頁99。



行行重行行，誠然是「回憶如同魅影一般，在對存有的取得，與存有的失落之間徘徊」，<sup>95</sup>在逡巡徘徊之際，今昔不無重疊之處，原來過往的記憶其實也存在著缺憾，「司機酒後駕車似的猛超車狂按喇叭，數十年如一日」（頁224），那有關淡水、紅樓的舊夢是記憶中一幅鮮明的場景，何以往昔雖然有所嫌棄、卻仍與之相親相近的斯人斯景，今日眼中全盤翻為「無主之地，無緣之島」（頁227），盡成罪惡淵藪，非人所居的鬼域？何以致之？

眼前的景致，大河入海處，與十六歲的你初見時無異，與一九三九年那個十六歲的少年所見呢？……遙望日籍高官貴族出入……是何等樣的心情？……大概是大丈夫當如是耳吧，不然他日後何以以元首之尊對所有謬言充耳不聞並如此樂在其中。

……料想十六歲少年岩里政男……日人領有後的行政機關和官舍。仍然是大丈夫當如是耳吧。（頁225）

在此已逼顯出思考問題的核心，敘述者和許多人一樣不滿岩里正男、也就是李登輝，視其為追逐權勢之徒、質疑其權力傲慢；<sup>96</sup>「你早已打定主意不去借醫館、真理街、頂埔一帶，不願面對註定的遂迷不復得路。」（頁226），一切指向權力的掌握與更迭，岩里政男以及新市長，此中人物已呼之欲出，如此是否為敘述者主觀想像？手中的殖民時期地圖所示，「你」所記憶所熟悉、二二八紀念碑樹立以前的新公園，其實也不是它的最初風貌，已經過殖民時代結束之後的改易，就像敘述者高中時在公園內曾在其旁楓香林子拾落葉做大夢的中廣舊舍，六十幾年前是放送局；則現在的辦公室也只是時間之流的一個點罷了？

敘述者以腳步、車程，串連年少的歲月，糾葛多重心結的〈桃花源記〉意

<sup>95</sup> 《空間詩學》，同註<sup>91</sup>，頁128-129。

<sup>96</sup> 朱天心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出對李登輝的批判，亦自述：「是的，為什麼我大部份的批判對象都集中在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大人身上呢？原因無他，他是擁有黨政軍特最高權力的人……」，見〈再見，戴高樂主義〉，收入《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152；高格孚亦指出，1990年代「李登輝確實令外省人最覺得挫折」，同註<sup>90</sup>，頁127。



象，像水流般拍打心防，一波強過一波。比較年少時也是在出海口，一樣對當地風土人情陌生甚至嫌惡，卻可以熟門熟路，說「回來啦」；此刻顧盼流連之際則是一步一徘徊，既熟悉又陌生，少時遊歷的魚市有尚未處理的魚血魚鱗遭日頭曬得泛著冤魂味；有一個剎那，幾乎要捕捉到十六歲時的官能感覺（頁 227）。十六歲時曾是多麼相親相近的斯土斯民，如果鍊就金剛不壞之身，所謂的「百毒不侵」，那麼這「偽武陵人」的軀殼所召喚的舊日精魂，是否能夠再度喚回眷眷往昔？然而傷兵似的老樹們被截了肢、裹繃帶，甚至成了標本模型，毀滅死亡的意象漫天鋪地，在在投射到自身，敘述者也成了白鬍髯，那些良田美池，都遺落在京都了。大度路上，四月銀籠草、雄日芝、五月大待宵草、羊齒大唐米、六月紫花襖秋……，京都的花木依著月令又在心中歷歷開了一遍，唯其如此才能減卻這桃源盡成廢墟的痛楚，因為七月的紫花軍，不就是年少時穿過林投黃槿、沙地可見的馬鞍麼？花影不離身左右，卻已在原鄉凋零萎頓只能來到異域復活，我們實在不能忽略敘述者不厭其詳地重複花木景觀所串連的心靈圖象。魂兮歸來，淡水京都淡水，輾轉桃源皆合而為一。忘了殖民地圖、掉了異國人帽子，彷彿意欲緣街回歸「臺人」的真實身份，迎面而至的卻是隔閡與疏離，市街看起來像重劃新興區，「緣街行」，然而紅磚洋樓夷為平地；「何以他們見漁人乃大驚」，於是硬起頭皮逃離，「覺得它太醜了」；此段對端聖宮的複雜感情，其實也是敘述者對臺北感觸萬端的縮影。同情它的歷史孤兒際遇，卻又難耐它的醜怪風貌。而自喻「漁人」，實乃喬裝漁人的「偽武陵人」，所見盡是過往雲煙，廢棄的建築，假人似的店老闆，商店像博物館（頁 229）；眼中這作古之都的臺北，幾乎遍地廢墟。文中多處提及鬼魂鬍髯，萊特的話引用了三次，見出敘述者的環保訴求及左翼關懷。<sup>97</sup>然而如果萊特的描述意味著資本主義洗禮後的都市有著共同墮落的命運，那麼是否也不宜抽離政策延續的歷史脈絡，而一逕「人去樓空，貼滿了痛罵新市長的標語」，歸諸當下執政者的權力運作？敘述者努力想要還原臺北舊貌，要重建桃源，要

<sup>97</sup> 相關論述可參見桑梓蘭，同註<sup>10</sup>，頁 457-464。



「想辦法把整個市街看作六十多年前郭雪湖畫的《南街殷賑圖》」（頁229）；今昔之比卻難抑陌生之感，昔年教育貧苦兒童的「稻江義塾」現在是合作金庫，「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有倉庫也似的空屋一幢」（頁230），昔日少年桃源當然成空了。然而桃花源既在時空之內，<sup>98</sup>在流變之中，要把時間凝固在那一點？六十多年前？渡海移民前？誰的記憶才是最珍貴不容撼動的？誠如學者論及建築上的革命，固然「可能給我們的是空虛的草坪和擁擠的停車場」，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幻想和改變的慾望，生命便喪失了精力。」<sup>99</sup>臺北未盡作古，只是不斷更換新妝吧。

當然這久遠記憶的上下求索絕非只是哀嘆市景的改變而已，這企盼挽住桃花源的多重情傷，敘述者的鄉關何處？巡禮結束，娑婆世界腐朽遍地而成陌生的異域，自己也成了外來的他者、異鄉人，江畔並無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但是這是哪裏？月迷津渡，霧失樓臺（頁231）

於是害怕會見到浮屍，「男女見漁人大驚」；自己是「異國之人」，而多年前你帶著幼小的女兒去尚未拆遷的大安公園址，也曾被當成「外人」，後來又釐清同為「此中人」，因此「不足為外人道也」（頁232）。避難海隅的前朝遺民面臨被驅離桃花源的劫難，然而自己難道不是同樣來自昔日桃源？繼而喚起另一個桃源的記憶，在眷村的生活經歷自己也一度被視為「外人」，又重新被納入「桃源中人」而不欲「外人」知曉；一番市街巡禮備歷身份的幾度翻轉，有記憶的召喚，更有此際的不被認同，即使已丟了殖民地圖，何以仍被視作「異國之人」？這疏離排拒何其令人痛心？迎面盡是敵意乃至騰騰殺氣，設酒殺人作食，桃花源全盤失落，桃花源的變調聲聲繁管急絃，成了臺北的輓歌，激蕩出旅人的澎湃淚水，終致無可抵擋而全然崩解：

這是哪裏？……，你放聲大哭。（頁233）

<sup>98</sup> 李鴻瓊：《分離與相遇：閱讀朱天心的〈古都〉》：〈分歧與回歸〉，<http://140.112.2.84/~cliao/capital/lee2/twin.htm>

<sup>99</sup> 以上兩段引文俱見於段義孚，同註<sup>96</sup>，頁190；*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p.197.



婆婆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頁 233）。

穿梭在歷史的迷障中，敘述者像是無枝可依，流連顧盼而又宛轉纏綿。權力操弄之下的族群隔離曾讓年少的心靈不時懷想漂泊，<sup>100</sup>也曾因「無墳可上」面臨對「故鄉」的認同徬徨：

的確為什麼他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起碼在那些年間……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

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sup>101</sup>

然而這一度盤踞心中的疑惑是歷經認同變遷的，由原先在意是否有親人過世，轉而以「保存生活痕跡」為認同的取捨；再照應「去公太的墓前掛紙」而「成了忘記自己也是有墳可上的人」（頁 207）的自覺，對出生地的認同已昭然若揭。<sup>102</sup>縱然是情深意孤，<sup>103</sup>選擇了林中歧路那「旅蹤較稀之徑」<sup>104</sup>而自視異於主流政治、從而「怨毒著書」，<sup>105</sup>然而正如和 A 交換過不結婚的誓言一閃即逝（頁 204），愛國情操和異國文化可能弔詭地「全不衝突」（頁 167）；也正如千重子苗子終究釐清了原生寄生的牽扯，敘述者在放聲大哭之後，篇末再度引用連橫的「婆婆之洋，美麗之島」，江山既然曾經入夢，<sup>106</sup>或須要時間以尋其所契。<sup>107</sup>不禁寄語：張愛玲曾說「寄住在舊夢裏，在舊夢裏做著新的夢」，<sup>108</sup>

<sup>100</sup>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即述及「沒有一人沒有想過離開這個地方的念頭」，頁 259。

<sup>101</sup> 朱天心，同前註，頁 259、260。

<sup>102</sup> 彭小妍即指出「敘事者願意重新定義故鄉的定義」，同註<sup>9</sup>，頁 431。

<sup>103</sup> 朱天文形容朱天心的話，見〈如是我聞——序《臺大學生關琳的日記》〉，收入朱天心：《時移事往》（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頁 6。

<sup>104</sup> 文中所引 Robert Frost 之語，頁 218。

<sup>105</sup> 王德威引用金聖嘆評《水滸傳》的批語來形容朱天心的作品充滿怨毒之氣，同註<sup>4</sup>，頁 18-19。沈冬青也指出〈古都〉「文中暗暗地流竄著一股憤怒之氣，嘲諷之聲」，同註<sup>3</sup>，頁 29-30。

<sup>106</sup> 朱天心：〈江山入夢〉，收入《二十二歲之前》（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

<sup>107</sup> 見《古都》印刻版朱天心〈新版說明〉：「便交給時間吧。」頁 44。

<sup>108</sup> 張愛玲：〈私語〉，收入氏著：《流言》（臺北：皇冠，1979年版），頁 155。

身份恆在建構流變之中，<sup>⑩</sup>「出走、回歸是同一回事」、<sup>⑪</sup>或者災難就是希望，<sup>⑫</sup>歷史記憶既能迭經主觀擦拭、修補，<sup>⑬</sup>花謝年復花開，年少的青春樂歌在十年後、二十年後乃至四十年後依舊迴蕩繞樑，<sup>⑭</sup>就像珍珠自我凌遲終將釀成生命的正果，<sup>⑮</sup>桃源若能保有其「自主」本色，隔絕世俗（例如「某鄰國」）<sup>⑯</sup>的權力入侵，他日江山夢覺，這唱不完的歸去來吟，當能譜下怡然自樂的新章。

**附記：**承蒙行政院國科會九十四年度專題計畫補助，兩位審閱先生惠賜具體的修正意見，在此深誌謝忱。論文改訂若有未盡周詳之處，期能俟諸來日。本文初稿〈日暮鄉關何處是——朱天心《古都》的歸去來吟〉發表於臺大中文系第293次學術講論會（2005年3月），會中除了特約討論郭玉雯先生開啓豐富的論辯空間，其他同仁、年輕學子亦參與切磋；嗣後各種形式的對話都是增益本文的可貴意見，雖未遑一一致謝，筆者皆衷心銘感；尤其謝謝曹淑娟先生。

（責任校對：蘇怡如）

<sup>⑩</sup> 楊如英：〈多重互文，多重空間——論《古都》中的文化認同與文本定位〉，文中引用霍爾（Stuart Hall）的觀念，同註<sup>③</sup>。

<sup>⑪</sup> 黃錦樹：〈祭弔之書〉，收入朱天心：《漫遊者》（臺北：聯合文學，2000年）。

<sup>⑫</sup> 廖朝陽，同註<sup>⑫</sup>，頁29-31。

<sup>⑬</sup> 集體記憶指出記憶的建構有其主觀性，可以迭經修改，〈古都〉中也有類此情形，例如文中敘述者對女兒說起康熙皇帝理解鄭成功：「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讓女兒「聽了好動容」（頁176）。然而揆諸歷史，這是指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下令改遷鄭成功、鄭經父子陵墓至福建南安，其中隱含摧毀明鄭遺物的動機，因此作者此處對歷史的詮釋恐有偏差。

<sup>⑭</sup> 分別見於〈古都〉，頁152、163、204。

<sup>⑮</sup> 朱天心在印刻版《古都》〈新版說明〉自述十年來的漫長過程對她而言「近乎一場凌遲」，頁44。

<sup>⑯</sup> 劉亮雅即剖析：敘述者的重新記憶必須面對解嚴後所帶來的衝擊，因此也承認做飛彈演習的是「某鄰國」，同註<sup>⑪</sup>，頁152。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王叔岷撰：《陶淵明詩箋證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明·笑笑生原著，秦修容整理：《金瓶梅會校會評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連雅堂著：《臺灣通史》（上）（臺北：黎明文化，2001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朱天心：《時移事往》（臺北：聯合文學，1989年）。
-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臺北：聯合文學，1992年）。
- 朱天心：《小說家的政治周記》（臺北：聯合文學，1994年）。
- 朱天心：《古都》（臺北：麥田，1997年）。
- 朱天心：《漫遊者》（臺北：聯合文學，2000年）。
- 朱天心：《二十二歲之前》（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
- 朱天心：《古都》（臺北：印刻，2002年）。
- 川端康成著，蕭羽文譯：《古都》（臺北：志文，1988年）。
- Yi-Fu Tuan（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 馮俊等著：《後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法）蒂費娜·薩莫瓦約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2003年）。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2003年）。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文化，1993年）。

（法）高格孚：《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臺北：允晨文化，2004年）。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Seventh Edition, Heinle & Heinle, 1999.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7.

## （二）論 文

王德威：〈序論：老靈魂的前世今生〉，收入麥田版《古都》；氏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臺北：麥田，2002年），頁113-133。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臺北：2004年7月15日）。

朱天心：〈「大和解？」回應之二〉，收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臺北）第四十三期，2001年9月。

朱天文：〈如是我聞——序《臺大學生關琳的日記》〉，收入朱天心《時移事往》（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

江寶釵：〈陶淵明《桃花源》的締造歷程與象徵意義〉，收入《國立中正大學學報》（臺灣：嘉義）第二卷第一期，1991年，頁63-89。

江康寧：〈元小說：作者和文本的對話〉，《外國文學評論》（北京）1994年第3期。



- 呂正惠：〈隱藏於歷史與鄉土中的自我——李昂《自傳的小說》與朱天心《古都》〉，《政治大學臺灣文學學報》（臺北）第二期，2001年2月。
- 沈冬青：〈故鄉永恆的過客——探索朱天心的「古都」〉，《幼獅文藝》528期，1997年12月，頁21-31。
- 周英雄：〈從感官細節到易位敘述——談朱天心近期小說策略的演變〉，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2000年）。
- 邱貴芬：〈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收入氏著：《仲介臺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臺北：元尊文化，1997年）。
- 唐小兵：〈〈古都〉·廢墟·桃花源外〉，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2000年），頁391-402。
- 唐諾：〈記憶·希望並且好好活著〉，收入朱天心：《小說家的政治周記》（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
- 桑梓蘭：〈《古都》的都市空間論述〉，收入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頁445-480。
- 郝譽翔：〈一九八七年的逃亡——論朱天心小說中的朝聖之旅〉，收入氏著：《情慾世紀末——當代臺灣女性小說論》（臺北：聯合文學，2002年4月），頁127-128。
- 張大春：〈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裏的時間角力〉，收入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 張亨：〈《桃花源記》甚解〉，收入《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05年7月），頁67-85。
- 張愛玲：〈私語〉，收入氏著：《流言》（臺北：皇冠，1979年版）。
- 張誦聖：〈絕望的反射——評朱天心《古都》〉，原載《聯合文學》第十三卷



- 第十期，1997年8月；收入氏著：《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年）。
- 梅家玲：〈八、九〇年代眷村小說（家）的家國想像與書寫政治〉，收入氏著《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2004年）。
- 彭小妍：〈朱天心的臺北——地理空間與歷史意識〉，收入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413-444。
- 童燕萍：〈談元小說〉，《外國文學評論》（北京），1994年第3期。
- 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收入氏著《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臺北：麥田，2003年）。
- 黃錦樹：〈祭弔之書〉，收入朱天心：《漫遊者》（臺北：聯合文學，2000年）。
- 楊玉成：〈世紀末的省思：「桃花源并詩」的文化與社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八卷第四期，1998年12月，頁79-100。
- 楊翠：〈建構我族，解構他族——朱天心的記憶與認同之旅〉，《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國家臺灣文學館主辦，2005年10月。
- 廖炳惠：〈嚮往、放逐、匱缺——「桃花源詩并記」的美感結構〉，原載《中外文學》十卷十期，收入氏著：《解構批評論集》（臺北：東大圖書，1985年），頁21-38。
- 廖朝陽著，王智明初譯：〈災難與希望：從《古都》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看政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三期，2001年9月。
- 劉亮雅：〈九〇年代女性創傷記憶小說中的重新記憶政治〉，《中外文學》（臺北）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吳潛誠紀念專號」，2002年11月，頁133-157。



樂衡軍：〈紅樓夢的弔詭寓境〉，臺大中文系第 207 次學術講論會講稿，1991 年 10 月 12 日。

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臺北：雅典，1987 年）。

駱以軍：〈序：記憶之書〉，收入《古都》，頁 33-43。

### （三）學位論文

吳雅慧：《朱天心小說中的時空座標》（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器文先生指導，2001 年 7 月）。

楊 翠：《鄉土與記憶——七〇年代以來臺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李永熾先生指導，2003 年 7 月）。

### （四）報 紙

朱天心：〈我不愛臺灣〉，《中國時報》，2004 年 4 月 22 日。

梅家玲：〈評《古都》——記憶的追尋之旅〉，《中國時報：開卷週報》，1997 年 6 月 12 日。

### （五）網站資料

李鴻瓊：《分離與相遇：閱讀朱天心的〈古都〉》：〈分歧與回歸〉，<http://140.112.2.84/~cliao/capital/lee2/twin.htm>。

楊如英：〈多重互文，多重空間——論《古都》中的文化認同與文本定位〉，《臺灣文化研究網站》〈臺灣文化研究議題〉，<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4/4-6.htm>。

蔡佳謹：《重返桃花源：論〈古都〉中的主體與認同》：〈空間閱讀：幻見、模擬與家國想像〉，<http://140.112.2.84/~cliao/capital/cai/space.htm>。

儲湘君：〈記憶、尋找、書寫：觀看《古都》中主體的分裂與空缺〉，<http://140.112.2.84/~cliao/capital/chu/black.htm>。



